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赤七

佛錄司有聞教薰鑒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四世至二十一世

新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初謁浮山
赤七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
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

其頸臨濟三頸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
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
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
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
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滿自憐堪笑夢

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遷卷演忍死叮
寧見白雲一盃燒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竹屋簡二卒風暴雨忽
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捉得出依
然只是賣榮翁 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
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
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
破一箇錢餃餡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餡子一
句作麼生道花發難冠媚早秋何人能染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鬨不休頃日
白雲錢餃餡衲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
師子吼月菴果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

頭一日端下來曰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麼師曰不知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良久謂師曰磨頭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心下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端端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遠云某甲侍先師舉此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下方得安樂大眾還見得不乃頌曰放得下好脫

禪無尾櫛無尾櫛不驚怕可噏許解踏毘盧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鉢囉娘頌曰啓上必并班豹剥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几流豈可明石菴招一大藏卷七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胸中憤氣盤不得忽作虹霓萬丈長印卷毫倒腹傾勝與麼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的陸地蓮花朵朵開列山智大藏教父為切脚鉢囉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暗點頭逃菴演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口是禍門頌曰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着
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徑山果口是禍門電
掣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鼓山珪如何是
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雪堂行兵
體坑坑坎坎喰嶮巇一言易出駒馬難追

虛堂愚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後
入又曰露胸跣足頌曰老去眉鬚似雪霜
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
量一斷腸佛鑑慈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
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飽這回不到負擔
家心開貨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

師曰五逆聞雷頌曰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
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
共坐鼓山珪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
爆出冷灰徑山果者僧苦下打爺拳寧虛聲
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鳥擘開滄海取龍
吞東山空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

虛堂愚

處堪埋朴翁鉢五逆聞雷懼懼然尋常爭敢
與人宣自從六十輕酬後濟北驥名不浪傳
虛堂愚五祖演示衆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且道他是阿誰頌曰老年輕節臘樂事甚悠
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鮮愁南堂興他弓莫
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無門開釋

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
懸望子醋酸何必掛葫蘆牛平五祖演問
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有云王古欲娶
見母不許倩遂卧病在家王出得欲遠行月父來相見倩未同舟而去三月後遂生一子倩遂歸
見兩人遂合成一身倩號頌曰

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
逐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善藏主只是
舊時行履處等閒舉着便說訛夜來一陣狂
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慈受深兩女合為一
媳婦古寺基前幢子豎彷彿上有陀羅尼多
少行人盡驚怖正坐輝縱使百千劫所作業
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或卷體涼宵

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
未歇忽然天晚一時休且庵仁憶惜春風上
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寐
寐無人草自生萬華柔南枝向暖北枝寒何
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
倚闌看雪華壁雲月是回溪山各異萬福萬

福是一是二無門關行弔先桃荔喪畢後誠
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虛堂愚五祖演
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
麼對頌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
言也弄物不知名月林觀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攔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無門關五

祖演一日持錫逸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皆無語自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頌曰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着處低頭依舊入烟蘿高峯妙五祖演曰譬如水牯牛過牕檻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

尾巴過不得頌曰牛過牕檻錯為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月林觀龜本真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如菴用李開泰強分疎只消一箇鵝鳩備百恠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五祖鵝鳩啼當機直下提閻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石田薰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頌曰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免被巡官使杖上堂曰人之性幹第一須是○欲得成此

○先湏防於○若是真人○○頌曰一二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觸體寒若將方木投圓窓醜婦爭教得少年高峯妙五祖演舉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我聰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鵝鳩觜云谷孤故頌曰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

工夫頌曰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釣
錐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龍門
遠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
解打瓦鼓南岩勝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
屈僧曰屈作甚麼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盡力不柰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綉文
難以論嘉藻龍門迷鍼餡價難窮誰知屈味
濃法幢光祖域正董在胸中南岩勝五祖演
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清淨法身頌
曰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嵐峯眼亦迷多謝
門前桉山子春來秋去泄天機雪堂行五祖
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頌曰何故喚作

手衲僧難開口提議自瞞預可憐太蒙斗佛
眼遠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俳俳有雌雄巨
靈擅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南岩勝隆
興府兜率送悅禪師阿真淨文室中設三語
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
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
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
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頌曰陰森夏木杜
鵑鳴日破浮空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暫從
教孝子諱爺名張無盡三人間鬼使符來取
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閑
老等閒知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

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驢放
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為英傑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覩
破這一念覩破如今覩底人無門關東京法
雲佛照果禪師嗣真淨大師以力參深到語
不入時每示眾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

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老子爺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

六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吒九十年中看
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匪晦史光舒州太平慧愍佛鑑禪師嗣五祖演僧問如何是人佛性豈有二種邪頌曰晒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高聽者稀虛堂愚

六祖下第十五世臨濟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嗣五祖演先生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

拳頌曰盡力當胸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如何若何普化空中木鐸暗堂速圓悟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以何為驗師曰生鏤鑄就崑崙鬼頌曰生鏤鑄就崑崙鬼頭輕

七

六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吒九十年中看
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匪晦史光舒州太平慧愍佛鑑禪師嗣五祖演僧問如何是人佛性豈有二種邪頌曰晒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高聽者稀虛堂愚

六祖下第十五世臨濟宗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
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
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
礼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頌曰我
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

摸象喻禪學中蘭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寧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濁滔眼如眉不
因說着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虛堂愚
金陵俞道婆市油蒼爲業參瑤琊起和尚起
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

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雪堂行二我不會
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觜善財謾到百城
游何曾踏着自家底我不會兮不如你旃檀
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湘攬動滄溟聲
未已歇堂定龍門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親
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

掩門佛燈珣和尚徃勘之婆如前所問珣曰
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
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兜兒來惜你則
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
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
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頃曰柳毅
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
拋却痛惜深憐乞養兒笑有堪憐剃相逢鋟
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爪猶
落渠儂第二機嘆且道渠是阿誰塗毒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同圓悟師
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
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
前後際斷頌曰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
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石林翠諸佛東山水
上行閒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已無
意涼人人自涼客虛翠大慧因僧問心佛俱
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頌曰賣扇
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
歸客何須向外喫波楂月坡明大慧後來
留古雲門菴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
樂洋嶼室中舉竹箒子問學者喚作竹篦則

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頌曰雲門舉起竹篦凡聖潛蹤匿跡金剛門外生嗔木馬廐中面赤尼無善德二雲門舉起竹篦纔涉思惟蹉過只這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途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屋三間穿過衲僧
赤七

眼耳福州清涼坦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籠燈黑老尾焦黃眼正瞋竹屋簡平江席立紹隆禪師嗣圓悟初衆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腳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行甚駢脚馬腳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

留過夏頌曰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無處寫舊話得重論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繕芳塵虛堂恐解后何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話平生事到老相逢是別人寶象源安吉州道場明辯正堂禪師嗣詎門徒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頌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并州是故鄉因極岑潭州大愚善果月菴禪師嗣開福寺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輜輶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它盤星阜一下下座頌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頭誰知用處無縫
舞月林觀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
北東西無門開明州天童疊華應菴禪師嗣立
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
定在南岳頌曰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
水驀然摸着蛇頭拍手囉囉哩哩肯堂充耆
走九

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草自知
無識者叢叢垂泣在籬根虛堂愚應菴示衆
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
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頌曰疾峽過
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巖長鳴
後萬馬皆瘡一戰收北禪

明州育王德

光佛照禪師號拙菴調大慧宋孝宗召對師
舉靈雲頌直至千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
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鍤牛頌曰万機之暇探
禪宗中路寧堪憇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關紫
宸深在妙高峰主堂居士佛照因孝宗宣
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

陛下忌却頌曰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

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此二句同前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起挑不上

禪扶起玉龍轟霆霹靂明星猶在九重天問處
天左旋苔處地右轉太平無象眼頭寬雪山
高映黃金殿覺圓明大根大器大熏修督轉

機輪向上頭
萬億斯年惟一佛
雪山元不隔
龍樓石巖建臨安府淨慈^寺磾^簡禪師嗣
佛照師示衆目前機摩竭令無法商量一印
印定頌曰當陽印之發光輝一對鴛鴦各自
飛無法商量曾不昧令行摩竭目前機物初
觀行摩竭今顯全機無法商量未是奇方象
森羅都印定此中能有幾人知仲方倫北磾
因四僧來參師云一人宗通病在內一人說
通病在外一人宗說俱通病在見聞一人觸
事不會東倒西播且道誰是不會底頌曰午
牘危坐絕逢迎杵臼徐開隔竹聲一碗醕茶
魔辟易策効不戰屈人兵物初觀剛道宗通

與說通俱通還昧古靈蹤誰知東倒又西擣
却解當堂作主翁仲方倫賓中全主主全屬
四相同朝舊主人切忌自家分彼此使他容
易別踈親淨覺臺臨安府淨慈水菴師一
禪師湖佛智祐室中問僧曰西天鬍子因甚
無鬚頌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鬍子無鬚惺
惺懵懂無門關牧童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
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烏鵲遙樹飛
默堂臨安府淨慈彥充肯堂禪師嗣
菴頌示衆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
跟忽斷全身在帝鄉頌曰孰謂觀方不在方
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

身在帝鄉掩室開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

禪師明應菴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達菴

曰破沙盆庵頌之頌曰平陵公子少年時得

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

打黃鸝雙林元法眼拈來早自謗無端錯對
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珠聚林累子孫捲

室開

直甚破沙盆掀翻海岳昏頂門真箇瞎

千古累兒孫虛堂愚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

鑄就銕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
子孫大缺燃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明

無菴全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忌展鉢隣僧
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岷崙把釣竿

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

龜上釣舡頌曰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隣僧

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虛

主堂居士明此卷元因信齋葛知府問曰夫妻

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

赤即是師曰小出大遇乃頌曰八臂那吒三隻
眼雙槌擂鼓轉船頭巨鼈一吸滄溟竭宇宙

風清四百州生死自憐同室尤因何中路隔

關山一朝忽得親兒證超踏方知蓋覆難雪

堂行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岳禪師明客卷

書語曰大力量人因甚擾脚不起頌曰沒量

大人擡腳不起眼瞎耳聾撒弱撒屏求生不
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朴翁
鉢擡腳踏翻香海水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
渾身無處着請續一句無門閑力難擡起為
君宣神駿何勞更著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
時凡骨便成仙虛堂愚松源垂語曰開口不
在舌頭上頌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閂
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朴翁鉢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
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虛堂愚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眼下紅絲線
不斷頌曰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

源敢保錯來批判朴翁鉢腳跟不斷紅絲線
棹臂乾坤自在行塞塹填溝無處着歸來依
舊兩眉橫虛堂愚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
打失鼻孔有賊無贓○頌曰殺人一萬損三千
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
短笛釣魚船詣卷聲慶元路育王物初觀
禪師網址示衆云過去如是如是見在
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幸自可憐生無端
黃面老漢拈花金色頭陀微笑漏泄真機一
人傳虛萬人傳實雖然古人得親用親說到
行到豈是末流刻楮畫花影鉗錢蛤膽學者
眼豎起拂子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舉

頭鵝子過新羅頌曰塊羅綿手舉花枝金色
頭陀展笑眉未法師僧能委息只今那得異
當時什方倫拈花付法慶人天西竺真丹紹
的傳綿密到今無間斷一枝深秀鄭峰顛洋
覺晏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嗣松原
因虎維那參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
志七

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頌曰白浪堆
中下一鈎錦鱗紅尾尚悠悠漁翁不計竿頭
事笑入芦花万頃秋石林羣臨安府徑山
佛智晦機熙禪師嗣物初師在仰山示衆云
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柰他何殊不知
他已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渠惡

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圖救取
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頌曰山河大地非
同別蟻子蟻鮮沒等差不用干戈更相待本
來成現絕安排方倫正法眼問韶石普字
醉最親切三乘五教文毫端上該攝驪龍打
失夜明珠金剛腦後抽生鍊商隱餘僧來請
問正法眼韶石普字醉不露臺寶底栗漂拂清
臨安府靈隱荆叟寰宇經王禪師嗣癡鈍癡鈍室
中舉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爪仍煩曰如何是
佛爛冬爪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
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如何是佛爛冬爪鍊
額銅頭沒柰何万里鴻溝歸漢後八千人恨

一聲歌

羽木林

金陵集慶龍翔廣智咲隱

訴禪師

明晦機熙

在中天竺室中云踏著

頂額上一着十方世界瓦解冰消汝諸人向
甚處與山僧相見頌曰佛祖頂額上一着不
屬僧祇大刲修菓却娘生三寸舌片帆高掛

老

秋仲方倫

海門廣智蒲室示衆云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大海水在你鼻孔裏須彌山在你
額角上一如底心在甚麼處頌曰心不知心
方合道色前不物始歸宗屋頭日照茶烟碧
山脊風高樹葉紅

仲方倫

蒲室廣智因僧參

次師曰鍾鳴鼓響為汝發機露柱燈籠為汝

作證因甚來這裏聽人處少僧無語師云老

僧罪過頌曰鼓響鍾鳴為發機燈籠露柱唉

方倫壺中別有天莫認洞中仙本來成現事

鵠白與鳥玄淨覺晏蒲室廣智室中舉百丈

野狐話對者多不契自云百丈野狐野狐百
丈埋向一坑伏惟尚享頌曰浩浩叢林話野

孤落他昧處便偏枯禹門一躍成龍去誰復

當機問有無

仲方倫百丈當時少見機兒孫

多是亂針錐一坑埋却渾閑事蓋代功高更

是誰

仲覺晏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

禪師

研掩室聞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

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

矮子看來眉卓豎鎌鉗無孔舞春風
烏廬草
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淨覺曇和尚詞
廣智師在天界示衆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
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云老
胡有望亦須吐却老胡絕望也且罷休畢竟
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有暇却與諸人拈出
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
溪波浪如相似安得兒孫若稻麻史鑑

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別遷巖岩垂語曰已眼
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出長慶蠟禪師
注楞嚴經說文頌曰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
無心我也休打着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
啾啾慈受深偶聞清唱發高樓你若無心我
也休直下狂心能頓歇從茲演若不迷頭本
覺一你既無心我也休此身無喜亦無憂飢

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教逐水流賣華明你
若無心我也休驚驚帳裏懶擡頭家童爲問
深深意笑指紗窓月正秋育華鑑因過花街
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線
你若無心我也休知堂仁杜順和尚法身
頌懷州午喫禾蓋州馬腹張天下冤醫人炎

法王至彼修敬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
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頌曰至簡
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額頭出世間
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圓悟勤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
國王大臣并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
國王大臣并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
志

以何爲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
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
破之外道屈伏頌曰六師不正起干戈自謂
無能柰我何九十六宗令結舌不消一曲太
平歌木闌一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爲師僧說
話有僧自歎曰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

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聽聞
曰閻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
和齒曰適來無端與麼道隣壁有老宿聞得
乃曰好一金箋被兩顆嵐糞污却頌曰一夏
調和一金箋傳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污了無
人見隣壁揮翁隻眼明工覺速長夏無別趣
調和羹一金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污口是
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階却三斤錠只因看銅
鑄並受深冷冷寒溜漱秋壑纔會滄溟便汎
舟見說許由曾洗耳可憐巢父更鞭牛盈堂
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今看僧問法燈百

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嚙凡三年一日乘
駒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
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見山河萬象因此更不遊方頌曰百尺
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
川上吟嘯無非邇哩囉白雲端進步竿頭踏

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契獃知多少不
似閻黎這一交此瑞簡失腳溪橋兩眼枯錯
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先生也照破山河
夢見無無華範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
轉座块若無直下承當分孤負駒兒一頤來
介石朋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纏座

死中得活珠離蚌甘作駢前馬後人

無門關

溪橋駢子失腳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時都換了依然只是郁閣黎

石溪月

一

擗成狼藉

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萬慶早

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許多時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

十六

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子得麼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頌曰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月巻果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隣舍不通容園闕無難安筆只抹烟雲一兩重

石林輩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會出入和尚到莊喫油糍或作油糍或作南泉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頌曰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鼓山珪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

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在山果江南江北勿同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糍底古今塞斷是非門當堂行熱糍盪口成痕跡糍冷令人便動脾何似且拈安一處家常茶飯但隨時照堂一背衆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應華喫了油糍不赴

齊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偏踏破
芒鞋眼未開左無著總古德何曾動口皮槧
油瓶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著暗寫愁腸
寄與誰肯堂光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
如何德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目前無異
路信手所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空

史印年窮主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船懵
底不知身到岸隨他寒暑謾推遲漁演問
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過大千歲暮年窮
窮底事東村王老夜燒錢商翁故春風陌上
即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着恰却子雪
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爲舟航德曰

年盡不燒錢頌曰年盡不燒錢鼠死被蛇穿
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曹源生古德因
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尽看野狐
兒頌曰家家尽看野狐兒鍤苗橫拈撩亂吹
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已掛柳梢西松源岳
家家尽看野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恆千
妖俱掃跡春風已到萬年枝晦支光古德
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
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頌曰袖中寶劍
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閑捩子
從教天下竟茫茫詠鶴立蛇行勢不休
五天梵宇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

僧笑點頭

般若傳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

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

發羣臣無對

雪竇代云實為古今罕聞

別峰印

代答云

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

頌曰善

提妙心

作麼發

日應

萬機

元不差

回首瞥然

輕觀着大千沙界是皇家

松深岳

萬里謳歌

聖化成條風

魂雨樂樵耕

不因嵩岳三呼後

無象誰知真太平

雙林元

菩提心發不為難

只在君王一念間

聖聖相傳皆一揆

綿綿國

祚泰山安

辛菴傳

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

臥雲菴

帝曰臥雲深處不朝天

因甚到此僧

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頌曰試問臥雲

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將

凡見僧便問若相

雲霧見青天

石溪月

太宗一日擎起鉢問

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

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慈明圓代云陛下有

力頌曰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擊起有何難

箇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

雲衲處

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

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
曰江西馬大師處使白馬大師有什麼方便
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擇出又有二僧到亦如
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被擇出頌曰是是非
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無際冰碧油幢下立功
勦禪客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國邊頭
刀斗不曾聞虛堂愚昔有一婆供養一菴

主經二十餘年掌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
一日今女子抱史云正當興廢時如何庵主
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
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

燒却卷頌曰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顧見
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見人斑避最難或
卷體欽壁逆開雲片片黑山輒出月團團就
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看虛堂愚貧
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
不仁周易二十年來不具眼茆菴燒却是

卷九

十九

徒為三春暖氣無多子真妄之言亦可師棋

川琪

青蓮瞬視金色嗟微師承孽茲密著少林華
數神光印受世係由是彌彰雖枝派之有殊
分然機用之無二致哉縱棄而破古人之幽
鍵或押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

收於後誠證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詣訛
具暇衲僧必能辨白靈隱淳朋拜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永樂二年甲申夏五月命工補刊謹識

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方法俱泯於声先玉
振輝宗珠聯祖域流通雖遠選擇未純誠者
尚議況於後乎錢塘魯庵會公孤標拔俗積
行熏心遐扣粗機深染法味采樸綠而補前
缺綴頌古而入新刊通集後先洞照今古用
心亦閑矣謹遣清侶躬索後題慚窺管而見
微聊濡毫而塞請延祐戊午季夏徑山希陵
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伯則公案名之今古又曰
長物言之則汚人唇齒置之則迴避無門句
句王轉珠迴字字永銷瓦解歷代宗匠頌之
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編緝於前魯菴公增